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二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書

與貝川先生書

洪武三十二年十二月河州作 解縉

縉薰沐拜書貝川大人先生閣下違遠誨言荐將十稔天涯闊異感念奚云縉率易狂愚動遭謗毀無所避忌數上封事萬言有分封勢重輔導體輕萬一不幸有厲長吳濞之虞

卭哈术來歸之時欽承顧問宜待之有禮疑則勿任任則勿疑稍忤機權其徒必二此類非一後皆億中封事留中又嘗為王國用草諫書言韓國公事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為夏長文作劾袁泰書泰銜恨至深見常切齒但以不為屈膝之故竟致排誣累迹深文之語皆非律令所該伏蒙聖恩數對便殿申之以慰諭重之以錫許以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元史舛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删定經禮凡例皆以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序荐將八載賓天之訃忽聞

痛切之誠欲絶向非先帝之明縉亦無有今日是以母
喪在殯未遑安厝家君以九十之年倚門望思皆不暇
戀兾一瞻山陵隕淚九土何圖罣悮蒙恩遠行揚粤之
人不堪寒苦復多疾病俯仰奔趍與吏卒為伍低回伏
事誠不堪忍晝夜涕泣恒懼有不測之憂進不能盡忠
於國退不得盡孝於親不忠不孝負平生學問之心抱
萬古不窮之痛為天下笑為先生長者之羞是以數嗚
哀慼兾皇天后土之鑒臨得達京師復見天顔少陳情

悃或遂南歸父子相見即走也更生之日臨書不勝感切願望之至

奉陳貳卿書　黃福

五月二十一日莫參政至二十四日潘知府至二十八日陶指揮又至惟陶有批示莫潘到時問至再三極知鈞候清吉可慰而潘續云曾有幕府之鸞緘已奠神淵之魚腹竟不知二楮先生所載云何既不得瞻手澤之光華又不得聞心聲之清切使人疑其所謂益其所思

雖藩宇之左瀘水之東亦無以釋懸懸之懷也風伯不仁可恨也哉區區前巳有書乏便未發與發而況者無異然慮其事深切於懷且莫遂運糧黔公出哨若謂無人不信也翁挺來降阮彥出見雖彼勢衰懼我威大若不得焚輿櫬亦難以奏凱歌演乂之衆服者以有大軍在也一旦班師難常安堵不特此也各營士卒造舟楫辦戰器遠征近哨暑行瘴宿饑裸相仍疾病相藉不可謂不勞矣巳附吏民打船板納税糧當差役垂髫戴白

不得息肩加以盜刼縱横衣食窘廹不可謂不疲矣軍勞民疲財殫師老守此而失彼得西而遺東而尚畏首畏尾左遮右護喋無一語以達九重是猶掩耳偷鈴諱疾忌醫也不知仁人君子深謀遠慮長治久安果如是也不乎言自小子而行在閣下誠不以愚言為迂而以力行為任請益以兵相地屯守養我士卒寛我民力堅城垣利器械廣其屯田實其倉廩兵閒食足民安化行則桑土牖戶之事備居重馭輕之計得誠如是也戰勝攻取無適

不然彼區區之賊獲與不獲降與不降又何足為重輕哉人嘗有言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閫下與元戎胸中自有許多韜畧固不待人紛拏論也但慮及斯自不容已此論之外示及造船合藥并取食物一一如命另有單陳不同干聽今並以先具未發之書併上要當合而觀之恃舊布忱故敢率爾事機之暇亦可於戎閫處從容言之如其迂闊當即付之千頃之波毋啓人議可也西風鴻便亦宜寄聲即今盛暑尚冀調理

奉總兵官英國公書

交阯平定以來八年之內民已三變而兵亦三加矣原其所自皆由惡本未盡除守兵不足用故也黎氏雖除而簡定存簡定雖去而季擴在今季擴既擒帥鎔景異之徒又以悉在網羅而無漏者似為無事矣然馭之有道則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免再變何者陳元擂乃季擴昆弟也今雖遠遁視之若小可他日焉知不能為簡定季擴之續乎偽官頭目今雖降附待之為至厚焉知

他日不能為阮帥景異之亂乎今成功之將在此全盛之兵在此吾忝為守官不於此時此際言其所以而共議守備之策以圖長久之治而乃亦曰安南從此無事矣是謂自欺也欺人也若忍於自欺苟且偷安似為得計然當言不言何以辭君子公論之譏若曰欺人依違取媚噤無一語直至事壞而始上瀆宸聰則亦無以免
朝廷法度之議慮至於斯言何容已謹將鄙見逐一條陳尚冀采擇幸寬狂妄

一本處地方前者賊未就擒蒙調三總戎大軍到來征守猶必三年之久而始克清大憝今交阯都司衛所原守官軍見在既少而演乂新平順化地方又闊迫迫千里無一兵守而止以土兵者若謂羈縻於一時則可若謂長治久安則未之信也三總戎若留一鎮守猶為庶幾倘皆振旅而歸恐俘獻未至京闕而警報已徹聖聰矣乞蚤圖之

一交阯原留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數通該四萬七千

餘人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侮以致煩兵屢舉今事故之後回去其三以如此險遠之地反仄之民而以舊日所遺一分之兵守之實未見其可也必須添置軍衛補完空伍康免後艱今將合設衛所去處開列於後

演乂一帶　黄江上下　太平等處海口

譚舍江　鋭江　魯江

鹹子關　廣威大堂等處

靖安州萬寧等處　太原府官良等處

鎮夷關等處　海潮希江等處

一市橋所南有鎮夷北有昌江而本所居中且近實為虛設如將本所移置芹站以控禦鎮夷關本關止令土兵守之如此則鎮夷隘留有相應之利衛所官軍免輪守之患

一歸化石廪關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嘉興三帶水陸數百里寥寥無一城守萬一有警仰之於誰莫若於臨安衛摘撥二所官軍於臨安府埰集三所民兵立一衛於

歸化州如潼關澤州犬牙相制之例以控制上下地方便益
一丘温坡壘隘畨三衛所原𢹂廣西土兵近年以來官不得人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在役者率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實是致盜常竊發路每不通如於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領原調官軍於丘温鎮守就行總督前項衛所土兵更選土官之能事者管之嚴禁不許雇倩代役務要正身將帶當房家小常川在役如此庶

便
一廣西田州府去本處鎮夷關不遠彼處兵强弩利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即今田州府知府為事發隨韓總兵立功如將本人改授武職令選本府民兵三五千名親領於鎮夷關立衛控制不但服夷情抑且通道路
一靖安州萬寧等縣近接雲屯海口并連廣東欽州地方最為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衛或撥彼處衛所官軍或垜彼處附近有司民兵以充其數內摘一所

於萬寧等處設立以控靖安地方以通廣東水路便益
一本處土兵首賊未就擒時急於用人許將各處人民
聽從土官自行招集而有司官謹於奉命無敢有違有
狥情取占親戚者有挾讎捉去者有正吏卒者有全縣之
民俱被占取者亦有一家父子兄弟各自充兵及單丁
貧窘自充一兵者後雖委都布司官清理而土官紛紛
言少又不准除歸併因循苟且至於今日令隨征者月
久不歸家業狼籍屯田者糧儆不足荆楚連綿是致逃

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至法廢事壞難救其失必須再令都司布政司官嚴督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并官下影占家人田奴盡行取勘見數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富實丁多者為兵役先議合用若干衛所應𢳆若干土兵然後照數𢳆集總小甲千百長選管如例每兵須以三丁共之官不許遝以庸才兵不許雜以冗濫選集既定即分地方以近就近置立城堡或四六或中半各專屯守不許亂差有警不拘其管軍官伴

當亦如舊例就於所管土兵內定數撥用仍造花名貫址文冊三司各收一本照證按察司仍常委官點閱不許廢弛如此庶便

一各處偽官頭目及先曾授官後又從逆今招出降此等反仄之徒宜為區處或量與官爵或分給田地使之得所以終餘年不可置於閒散懷抑鬱抱不平以貽後患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周忱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茍或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為此也邇者皇上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勅旨設撫民之官頒寛卹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克謹無怠天下

之民感戴聖恩扶老攜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遠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優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葢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扇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

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於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常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惋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冐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隣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其所謂大戶苞蔭者豪勢富貴之家

或以私債準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强奪人子息或全家傭作或分房托居賜之姓而目為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為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為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攜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舖店冒作義男女壻代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

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户當匠而冒合數户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隣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甚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乃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浮涯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於舟以買賣辦課為名冒給隣境文引及河泊所由帖往來於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

老孫不識鄉里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廵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因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為事之人充軍於中外衛所者輙誘鄉里貧民為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户為之使喚作富户於北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為民種田於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充軍者不過

數名今者填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真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甍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因人之户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因之生計日成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匯吴淞江等所碁列於蘇松之境皆為邉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特肆豪强遂使避役姦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為之佃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

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䢖下糧差負累鄉里

為有司者嘗欲挨究矣文書數數行遺衛所堅然不答

為里甲者嘗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

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

所謂隣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

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鄉而藏於西鄉者

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

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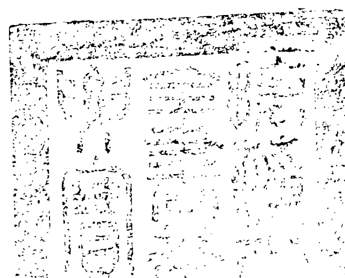
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来無有定志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隣境之客户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盛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為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搭名山巨剎在處有之故其鄉里遊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為之執役眉目清俊者稱為行童年紀强壯者名為善友假服緇黄僞持錫鉢

或合伴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為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帮閒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畧而天下郡縣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偽變亂版圖戸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挾他名而詭報惰游巳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况其缺乏之稅額累累

如配見在之户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為惟愚騃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民如此其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恍嘗以太倉一城之户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黄冊原該六十七里八千

九百八十六戸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戸覈實又止有見戸七百三十八戸其餘又皆逃絶虚報之數戸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戸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戸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竊恐數歳之後見戸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惰遊不禁耕稼不勸故姦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駑鈍

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
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松等府
逃移人户不拘通例别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之庶幾
可增田畝可闢税糧可完恍事出激切不覺覶縷
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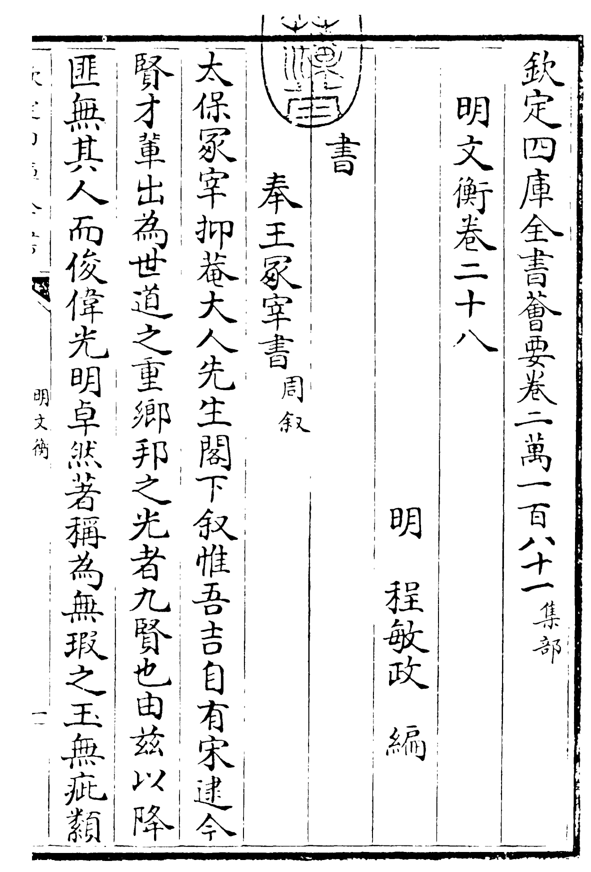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二十八 二十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八十一 集部

明文衡卷二十八

明 程敏政 編

書

奉王冢宰書 周叙

太保冢宰抑菴大人先生閣下叙惟吾吉自有宋建今賢才輩出為世道之重鄉邦之光者九賢也由兹以降匪無其人而俊偉光明卓然著稱為無瑕之玉無疵纇

之珠者殆亦鮮見焉叙於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可當之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竊自計之堂堂名郡際今聖明大一統之時豈無復有歐陽子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文信公其人者出邪為之徘徊歎息翹佇思慕者久矣兹乃於大人先生而見之得非吾吉賢才之運國家養士之效之所鍾哉非特叙與吾郡之士動喜天下士大夫亦莫不為之更慶而交賀也伏惟先生處在屯之際翼戴今皇帝嗣

大統處大事濟大艱其時其事視諸前輩又甚難者竊謂膺天下之重任必當心天下之大憂成天下之大計而後可以有濟其要無他在於用君子遠小人而已若兩存之譬如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難並行不悖也蓋小人易進難退君子未有不為所擠者當茲維新之始主上内外惟先生是倚得不裁然任其責而無少有回顧之慮乎使少有回顧非惟朝廷大事難濟於夫所謂為世道之重鄉邦之光者亦難望其全矣

叙問中窺察其人若今某公某及某公某公皆君子也其已同朝者宜傾竭倚注之彼在遠在家者宜即日疊驛名以來之與之朝夕圖惟同心同德以處大事濟大難幸甚遠小人之道宜徐為之謀强壯者俾膺重鎮於一方年老者許弾劾致仕於其家餘未有顯著之迹薀堪用之才者存之彼自相發奮洗濯琢磨為君子之歸矣其他内外防微之政宜與三四君子因人所建白不動聲色以漸處之可也得非謹始執要之一幾邪易曰

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於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我朝當三楊先生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為宗社生靈永遠之謀開天下後世太平之治俾歐陽子周平園之事業復見今日顧不偉哉失今不圖恐異日噬臍之悔莫及矣豈得即能效張子房之從赤松子裴晉公之營緑野堂之時伏願先生

斷斷若殷之伊傅宋之韓范以天下為己任為心毋徒
諉曰尚有某有其而不敢自專為辭若然史臣輩將執
彤管磨崖石以紀勒先生之大勲垂示無窮之不暇則
天下之大憂大計可收厥效矣叙頼朝廷之恩先生之恵
以一介書生官至學士榮矣叨居南京秩清務簡樂矣
此外無纎毫求進之心况冐贋宋史之修倘不即死成
此一事竊名穹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第學識淺陋不
足以當耳所念者國家安則臣民皆安叙輩亦或可偷

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亦屢有所陳無非為求天下之安故也未審朝議以為可采否自是以往亦不復敢瀆告一語矣伏乞先生垂仁誘掖曲全之感德感德叙兩歲患脾疾今秋復作兼以左身風痺未知可追生否恃平昔從遊門墻兼辱敎愛故不得不有言然前此未嘗敢一奉問也茲因論拯時急務不免覶縷干冒崇嚴恕納不宣

答國子監丞閻禹錫　李賢

昨得足下書反復披閱足見才識高遠出於尋常萬萬比嘗痛恨自已立志不堅無所成就不免虛過一生得見足下篤志進學如此亦為幸矣故以書相勉且道理無窮雖古之聖賢亦未敢自以為足足下謂於道半明半暗未得打成一片而受用雖云謙辭盖亦自知之明有益求長進之意在於不言之表矣但謂向上一節無誰與講是以舌本久强教無所施詳味其言則向上一節惟足下自知更無一人可講可敎者夫向上一節豈易

知而天下之士豈易輕邪雖周程張朱造道之深何嘗自謂獨知向上一節遂謂天下之士不可與講而敎無所施也況在己於向上一節或未能盡知而敎人之具或未必無缺遽謂不可與講而無所施毋乃忽於自察乎且既自以為半明半暗是模範未備於己而謂敎無所施可乎既自以為敎無所施是師道已足乎已又何親炙於人而賴其資乎所引韓退之云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自謂不敢如此且退之

與于襄陽書有所干求故發此相須之言以挾制之期於必聽豈聖賢道德之言邪况於此書前後篤志進學之意亦不相類而足下引用其中誠所未喻夫以足下致書盡禮如此豈可輙於辭語之間洗垢索瘢誠受足下之深務期造於醇正之地故耳幸勿以為狂耄而鄙外也及觀佳作數篇辭意高古可喜但為文貴條暢只看晦菴草廬之文如行雲流水理明意到初無險碍讀之令人快然於心二儒詩文累牘可謂多言矣於道不

惟無害而且有所發明更望足下取法焉

與安南國王書七 錢溥

一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會同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於攝安南國王竊惟善處世者貴達經權之道而善知人者在察誠僞之幾使知經常可守而不達權時之宜膠柱鼓瑟之人爾焉望世之能處哉人多欺僞之弊

而已無先見之明坐井觀天而已爾尚何人之能知哉此天下不能無是事也竊欲為王言之王寔始封安南國王之孫傳父及兄至王盖四世矣況王材足以靖亂賢足以得國禮請天朝名正而言順可謂適經而與權一誠而無偽者而何待於言為哉今王發政施仁之始正百官承式之時使往事之末明恐後疑之復啓故言之不能以自已也初黎氏得國於陳我朝廷念陳日煃率先歸附世貢不絶忍視其子孫滅亡而不顧哉一舉

俘獲以為内屬且俟其子孫之可復者奈訖無可復之人而王祖又為國人所依附遂俯順其封以奠我南服傳及三世好同一家豈意琮賊以庶墓嫡昧死來求且曰游湖自溺意在不弔其忘君之心見矣朝廷速命信使往封冀朝發而夕至其國詢及溺死之故則琮必難為言曰君其問諸水濱也歸言於朝豈無偏師及境以一正其罪邪使將及境琮已就討且告訃請封之使來即遣行人往祭而尤恐復有如琮之請者乃遣錦衣使

者偕廣西廵按御史及鎮守三司官私於境上而知王為第四子母子皆賢禮所當立然後命溥等為使以錫封焉則我朝所以保黎氏而惟恐立非其正者豈下於保陳氏哉凡遣使至京翶翔萬里聽其所往懋易有無入市不變如子於父母家任便取適而已豈有密切偽為之計哉此皆王之所知也又聞太祖高皇帝平定之初安南首至而朝鮮稍後且不誠聖諭切責之曰汝所恃者一海爾汝能恃之我亦能渡之遂格心向化表於

東土幾百年矣頃與女真等國有僭越志諸國來聞
使行人私馬頗得其迹遣給事中張寧賫詔往問王
即蒲伏叩地至不能起且責之封人而已不知閩安南累侵占城故臣言及此哈密越在流沙萬里外實西域諸番之門
戶其王為下所弑母老子幼勢亦殆矣母太妃來聞
遣通事沙廷玉率其類數十人往立其子得元惡十
有八人太妃曰此天朝所得宜即天刑遂檻赴京師
以正其罪安南連歲簒奪未嘗請正天討故臣使聞之則我朝於四方萬

國抑强扶弱植顛起仆使之各寧土宇而同享富貴於無不覆載之中實父母其心天地其量而日月其照臨也較之安南臣伏南陲謹守禮法而聲敎之外不煩於我一使者宜保其後待其使有加於諸國也而何我使初入則言語不交主僕星散迂涉峻嶺迫逼兵械使人撼頓抑塞而不安如待以暴客然者其果出於誠乎既至而待之則自徐侍郎等來以東西向坐邉行人等來以南北向坐至黄卿等來則書往復數

酋辯至七日而始定為並南向坐然則何為是不同乎豈顛倒我豪傑而使之為間乎抑禮始粗備至是而將定乎顧明以告我也元史載世祖詔安南曰來奏有一家之言今聞諾爾丹云彼多回鶻禁約不相交談果如是言一家之禮有如是耶其後俗終不變卒至兵連禍結而國僅存幸入我朝而始靖豈更化又百年而習俗終未變耶傳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又曰晉未可媮也其朝多君子季札聘魯見舞簫韶而歎盛德孔子見

郯子得聞官制而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是皆以禮樂制度維持其國於周室傾危之時罔以内外而有間也況我朝之於安南一惟禮文相與而各極事大字小之誠而何獨不誠於待使邪或者居先王之左右者好是狡僞以爲功也故於王初即政而言之溥等叨天子侍從密勿之臣加以太監等又帷幄寵臣故特簡命與之偕來王亦知非往使比矣果能改而待之以誠否乎王宜速令使者出境相候擇定吉日并迎接開讀宴會坐

向等儀注来勿事退讓以勤往復務酌古而準今之宜
革薄而從忠之厚將於是乎觀禮毋徒誚曰未見顏色
而言謂之瞽也溥等肅奉

二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
中王豫會同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
書於攝安南國王惟安南素稱文物邦其畏天事大之
誠固無所不至而獨於待使之禮尚有所不一者故溥

等奉聖天子恩命觸萬里炎熱而來方抵南寧即馳書於王願聞所以不一之故庶將事之際有恪而無疑也比入關二日王遣阮善來曰不敢回書惟見教王之意厚矣然鐘未有不扣而自鳴者故諭善以復曰王其無書決難定禮且使聞諸執政者曰國於是時當開心見誠勉圖中道以成吉禮不宜往復論辯使王心不安為此言者譬人之受病誤餌其藥則病雜矣後之醫者不發其源而究之將何以臻效故善回甫五日果以王書

來始知所以不一者禮雖無據言則可信是受病之源已見而求療之心亦篤矣然尤持二端而未一者尚恐按劑之復誤乎噫是未暇與深辯也今夫禮者所以辯上下而定民志也辯以明其分之不一定則協其志於克一大抵一則誠二則雜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此之謂也兹欲合二三而一之蓋有祖宗之定制在定制者何大明集禮一書我太祖議禮以一天下者也其間載安南宴坐與夫頒詔儀注甚詳何王

之先君不此之求而惟以洪武禮制詔行司府者言之宜有以來並坐向南之說也雖然昌歌薄味也而周公辭之謂無德不敢以當備物之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謂名器不可以假人古之謹禮於微也如此而況我祖宗定制布在方冊昭如日月而敢昧之以貪殊禮況今頒詔授封領勅之禮並行謹按集禮所載而參以禮制及古禮之可行者共為儀注六條王其嚴命有司行之豈惟有以新子之國亦克永世而無愆矣幸毋惑

於故老之談曰吾先君未之行也而忽焉溥等肅奉

三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

中王豫會同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昪奉御張榮端肅致

書於攝安南國王前書回云宴坐之禮前輩講定至黃

卿始為不足法劉行人能不改其舊此皆無據之言而

可以服吾輩乎可以服天下後世乎宜黃卿執之為是

也僕等想王之為此言者技止乎此故不復與辯而直

以古今大禮相與講而行之葢以洪武禮制所載皆詔行有司而未及蕃國大明集禮所載有詔行蕃國而未及封拜故酌古準今而成此使其昧此而一以禮制並坐向南執之則王亦何辭以辯而僕存此心其如國之山川鬼神何王不復察此又欲易國卿之禮如㕜坐之儀則已自玉之矣何必請命九重之上而勞人萬里之外哉若曰王命未宣而未敢遽相勞則天下豈有不飲食而行事者葢與王初見又在禮不在物也噫惟天不

可以偽欺惟人不可以偽感王其察焉若夫漢語國音並用兩不相疑何失之有冕服之制以俟奏請而行可也誠欲相見請改書以從溥等謹復

四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會同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書致攝安南國王竊以出郊迎勞之禮當盡賓主南北之說者公館非殿也冠服猶卿非王也是宜執禮度於分

內謐慰諭於言表然後導迎恩命宣揚國都東西宴會以如儀彼此交歡而成禮豈不隆一代之美談彰一時之盛事哉是皆發乎至情合乎中道可以坦然由之而無疑者而王獨不此之信謂天命不足畏而可以坐致之謂天使不足敬而可以王禮忽之將猶楚子受玉而惰成子受脤不敬之歸矣豈知魯公如晉悼出國都以接之向戌來魯襄盟於劉以待之而皆不以為過者哉今王天資高邁學問淵篤禮足以行已和足以得衆宜

有出境待人之誎而無惰與不敬之失矣然猶致是之紛紛未決者毋乃異論以惑之乎繼今當名自宮中府中以及街衢奔走遊説之徒而問曰天使駐節於近郊有日矣當以卿禮接之乎抑以王禮加之乎彼必無貴無賤無長無幼無遠無近咸應之曰宜以卿禮接之王則得封而後可然後遣一介來曰王悟矣敢犒於執事則僕等何辭之有亦何煩異論之有兹承阮堵阮廷芙來詢動止遂布此以聞惟王勉自處焉溥等謹復

五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端肅書復安南國王伏自寓館以來王之牢醴饎廩日盈於始而謙撝敬慎不替於終行人何以臻此瀕行又辱賮遺感愧何量然嘗聞之宋人或得玉獻之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來獻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茲者奉德音揚清光惟恐弗

職以忝恩命若受之豈惟失實抑逺戾滋甚矣古人有曰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王之事大雖國所無亦克惟命是共矣此末之能恤也而况厚賵之復加哉用此敢辭不宣溥等同拜

六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端肅致書於安南國王昨者迎恩亭上荷王執盃眷戀之深送舟㶊竚之久斯情何以云喻又况贈賄

之辭未畢而納善之禮復加舟次之拒已絶而馳遠之使即來此將物以表其情也殊不知物盡則情亦盡矣曷若泯其物而使斯情恒懸懸於中哉關山迢遞日遠日深瞻仰無由亶勝既念不宣溥等肅奉

七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端肅致書於安南國王奉違以來蒙遣近臣黎弘毓阮堵等伴宿二人學行周洽寔王所任使親信之

臣不可以一日離者特徹以祖送至於浹辰之久幾乎千里之遠而不恤是固敬事朝廷以及行人之禮然而加厚斯文之情亦有在矣孰意行頃復出所辭納善之金以涵我行李則王所以愛之者又何若是其涼哉夫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古之使者嘗謹於此矣用是返璧幸無見譴非此二人不能盡其情也秉此清風欲歸去而南望青冥不過一輪明月共照此心而已溥等肅奉

與王大理同節論文書　劉定之

陰德三積之序殆非司馬君實之言考於本集無之昔者孟子謂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董子謂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其所修所正所明者雖是而其要之謀之計之者其心非也若君實云積陰德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則亦今之人而非仁人矣司馬君實者孟子與董仲舒之徒也而為此言尚安得從二子之後以至今立於孔子之廡乎君實之相其主以改新法也人懼之以禍則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病且殆猶曰死生

命也為之益力夫改新法而不避後患豈有積陰德而欲圖後福也哉故愚謂此非君實之言也今人以此言為出於君實者取信於趙子昂所書子昂要為不足以知君實者其畫人馬竹梅工書能詩蓋王摩詰李伯時之流當其存日見輕於姚燧良有以也且多寫老釋二氏之書其自稱曰三教弟子何足以知君實哉本其以宋宗室立宋之朝宋亡而臣元大節已失故自放於詩酒書畫之域後之君子不於其言行取信焉可也

明文衡卷二十八

明文衡卷二十九

明 程敏政 編

記

閱江樓記 宋濂

金陵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于兹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曁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

遊亦可為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顛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為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遥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

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廷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内外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閭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將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閲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

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邪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

褻也

琅琊遊記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曁諸王久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濂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濂進啟曰臣聞瑯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昔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瑯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麗偉拔為淮東奇觀願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皇太子驩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泰

王府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皐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亙雄偉出琅琊諸峯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髙祖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漢髙祖曾飲馬于此國朝以山麓為畜牧之場别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脩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

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唯涼烟白草而已灝閒其語為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栢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賽龍處上有五龍君祠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旱暵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二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歴為作欄楯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灝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鴿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許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釀泉潺湲清澈可鑑毛髮傍

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沿溪而上過薛老橋入醉翁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燬爲墍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瓈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而飄伯清倡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爲濂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

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冦盜充斥郡守向子伋因山爲寨植東西三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栲栳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丫頭山山之下有熈陽洞皆未暇往虵行磬折黃茅白葦閒莽不知所之宋熈寧初僧崇定獲佛舍利六百壘石爲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廢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礙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蓋峯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琅琊山最深處惜

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歷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即張文定公方平寫三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尾礫之區唯新構屋三楹間中施佛像僧紹寧出逆坐方定龍興院僧德學同太子贊善孟益秦王伴讀趙鐄吳王伴讀王驥楚王伴讀陳子晟閩濂入山咸來會晟云太子正字桂彥良憩六一泉工亦足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飯客飯已寧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

銘已亡張僊書三字碑亦斷裂卧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陷為一方鐫勒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童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傍鐫淮東部使者八八舜臣琅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為之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歷井井亦幽鄉

所鑿沿山腰陟磨拖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嶺下有琅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測名人題識無異庶子泉懼日夕復不暇往焉自幼卿博求勝跡鑿石引泉以為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為尤勝今荊榛彌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慨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琅琊者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

者湘澈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琅琊聞于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論邪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人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繹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令得以廁跡朝班出陪帝子巡幸而琅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清海寓之所致邪非惟濂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

修工賜遊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交潔水落石出字為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刻諸山石云

遊荆塗二山記

濂既遊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內使監公牒至及開緘中藏濠梁古跡一卷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搜訪與青宮言之濂因啓曰臨濠古跡唯塗荆二山最著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西淮水繞荆山之背神禹鑿開

使水流二山閒其疏鑿之蹤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青宫曰至中都當往遊焉余將渡淮狩于王莊先生宜沂流而工届令懷遠縣以俟濂奉敎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乙巳發舟庚午日曛始泊縣西門而青宫已駐驛於門東五里矣辛未濂上謁青宫下令以壬申遊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櫂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趾舊皆民廬前度石梁復斗折而北纍石爲墉多藝椒之園行可三里餘視大磬

石青緑間錯頽然欹足坐諦視之乾鮮交封之耳聞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取懸檐間呼為石連華復行四里所巖石犖确揷起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徑入灌莽抵巖罅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聖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巔禹廟在焉廟已毀唯頽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為慨然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

史云名禹會林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二坐二栢參差左右樹東寘小甕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熈庚戌來為郡命鍾離尉丁夫榮作石末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為啓母石廟史云

居人每封羊豕祭之至以粉黛飾其貌聞之不覺失笑山坳舊有僧房今廢久俟鶴駕不來忽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渡河青宫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綉揺曳上荆山矣濂亦下麓入鯀廟見所題碑神號鄙俚褻而不睨出讀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為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鬬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跡猶班班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側身而

入石平如床座可坐人號為下和洞自西工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座玉坂竒石駢立玄質而白緣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荊迷路不可尋景彰欲導至青峯庵足倦遂止時青宫已獵遠郊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説多乖舛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説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呉越春秋亦以

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
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
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
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跡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當
徧歷宇内而會諸侯定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
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未
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僻
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

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古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江陵其地有荊山一名景山荊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謂在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工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强謂卞和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

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工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邪濂之存疑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為正荆山當證諸史傳以江陵為正有謂塗山氏乃故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别是一説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耄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遊因掛漏書之以

發同遊者一笑同遊者蓋太子正字桂彦良晉府長史朱伯賢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宋九賢遺像記

濂溪周子顏玉潔頟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脩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工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縁以皂白内服縁如之白裳無縁舄赤色

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

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内服領以白皂緇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澹目有稜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顙身頎然有顴特然其下癯骨奕而神清鬚長過領内服皂領帽有翼圍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横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

後收色黃鬚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
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温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癯目
峻準直鬚疎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
向面幅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絇繶純綦前微
下而張拱指露袪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
意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
脩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温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疎亦
强半白鼻與兩顴微齇齇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

五大二小五在眉目傍一在顴外一在唇下鬚側耳微聳毫生竅前冠緇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皂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温公拱手立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姿貌恢偉眉目聳秀白而潤頷下少鬚神采肅然椰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縏以緇履白坦然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吕子形貌豐偉顏色温粹眉厚而秀髭淺而白衣道服皂緣冠幅巾躡皂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

道也令九京不可作矣濂㽦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冲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孰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新雨山房記

諸暨為紹興屬邑與婺鄰國初得婺時伐偽吳張氏相持未決兵守諸暨界上張氏恃諸暨為藩籬乘間出兵侵掠兩軍屠戮無虛時故諸暨被兵特甚崇甍巨室焚

為瓦礫灰燼竹樹花石伐斲為樓櫓戈砲樵薪之用民懲其害多徙避深山大谷間棄故址而不居過者傷之令國家平定已十餘年生民各安其業吾意其中必有修飭室廬以復盛時之觀者而未之見今年邑士方伯脩為余稱其友張君仁傑居諸暨北門之外故宅昔已燬及兵清事息始闢址夷穢創屋十餘楹旁植脩竹數百四時之花環蓺左右琴床酒爐詩畫之具咸列於室仁傑未亂時嘗有祿秩至今郡縣屢辟之輒辭不赴以

文墨自娛甚適號其室曰新雨山房願得余記之一室之廢興爲事甚微然可以占世之治亂人之勞佚非徒然也方兵革之殷人有子女金帛懼不能保雖有居室寧暇完葺而知其安乎糗粱芻茭之需叫號徵建者塡于門雖有花木之美詩酒之娛孰能樂之乎今仁傑獲俯仰一室以察時物之變窮性情之安果誰使然也非上之人撥亂致治之功耶自古極治之時賢且能者運於上隴畝之氏相安於下而不知其所由然飫飽歌呼

秩然成文成周盛時之詩是也安知今不若古之時耶仁傑其試為之余他日南歸駕小車過北門求有竹之家而問焉仁傑尚歌以發我余當鼓缶而和焉

五洩山水志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句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横一溪水甚寒履之如氷由

溪而前徑小潭傍有礁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更曠怪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刋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擲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竽泉西流匯為小窪瑩澈泓澂毫髪不隱鯈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關道相傳有岩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

喙萠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嶺崖磴奔蹺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絶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宫生平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籜覆地厚動足輙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沫成白簾濶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暈時有水珠毿毿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水或湧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可

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述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舊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峯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盂峯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峯由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峯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畧彴橋趍三學士院院唐靈黙禪師道

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工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參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輥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晗曉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嚮鐵嶺度紫閣山村人多舍篁葦間有平皋數百畝可耕概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鼕鼕

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亂石聚其內迫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寘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縋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絢圍腰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

釣于潭得驪珠夻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為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尚節亭記　劉基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為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護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汙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石之器以欹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

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脩業於是乎有碑焉會稽黄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為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為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為物柔體而虚中婉婉焉而不為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于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為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

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脉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為美植反之則為樠為洟為瘿腫為樛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

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為暢茂條達而為樠液瘿腫樛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遊豈苟然哉

畏所記　胡翰

常山邑丞劉彦英嘗自溧水辟地抵吾婺數過從論學及領邑事又數於衢郡見之間語余曰吾於世無所取長自家庭子弟從師受學長而服官政隨牒四方恒若

弗勝也弗逮也人以吾為畏焉吾念之固然計吾得者以畏也失者亦未必非畏也因名其室曰畏所願乞記於下執事余謝不敏今年聞余病且免歸其請益固迺作而言曰君子處天下之至約而不戚服天下之至賤而不愧履天下之至險遏天下之至變而不駭且亂中立而不倚内省而不疚惡乎畏也茍得志雖富且貴焉當大任於廟堂之上決大議於人主之前一言定國不變色而利澤加於民若舉而措之惡乎畏也吾聞之天

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念慮有一不誠焉言動有一非禮焉雖至隱至微也而人僞參之天命幾乎息矣操舍之頃存亡之幾也敬怠之萌吉凶之辨也令君之畏詎不以是乎則吾知之矣以是而畏之唐虞三代之聖人猶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亹亹不能一朝夕寧也書曰迪畏踏而畏之也又曰寅畏敬而畏之也又曰抑畏謙而畏之也皆所以畏天也詩曰胡不相畏小人無所忌憚不知天者也不知天

者不當為而為之知天者不當為而不為當為而不敢不為之故其畏也非恇怯也非委靡也又非有操切之者昊天曰旦與爾游衍昊天曰明與爾出王君子知之故無不畏仲尼者其三其致一也余與劉君皆學仲尼之學者而余恇怯委靡恒患不振竊觀於劉君方兵興時脫身危亡疾疫之中奉其母夫人以行歷數歲而返于鄉閭高年無恙不失人子之道一弟二子自為師友不廢義方之訓雖仕宦非其志也邑人親之官事不嚴

而集其立心行己加於余矣在易之乾以惕無咎在震以恐致福君何失乎以君懷恐惕之心求免於戾則非也天下有任重道逺而貢育不與焉者吾於君之名室寧不重有警云

青霞洞天游記

道家所謂青霞洞天者世名爛柯山即晉王質觀奕棋處在今信安之興賢里余客信安頗久非有吏事恒願游以乏同志不果今年夏六月七日龍泉張公三益來

按郡乃會諸生出城南門輿行十里至武坪又數里渡沙步溪又出入篁篠中十餘里抵山之麓有寺曰寶巖觀曰仙集棟宇皆已剥陊日午熱甚道士具茗列坐久之湫隘猶民家耳道士除道遂循觀右拾級而上飛梁橫亘通趾頂皆石蜷如蝃蝀其下劃然可居得地如坻者東西深百餘尺廣半之巨木蔽空公與諸生皆集飄風汎木葉虛徐漫衍後先不絕涼滿襟袖如坐碧雲蒼雪間求昔人之遺刻唐宋以來陸庶錢顗徐霖游鈞諸

名輩往往可識其他漫漶雖欲識之不可得然惟庶碑最古侍者行酒數行已余與客吳思道旁絲石磴登山之脊出所坐梁石工四顧皆林阜溪流虵行野中東南諸峯矗立蒼翠晻靄則紫微也最後公亦挾一童登之復坐縱談問道士故梅巖精舍所在莫有知者日且暮悵然有懷質與余皆東陽人書石曰闕逢執徐之歲有晉棋者之里人胡翰入山與客六人共飲未醉輒去翰記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洪武十有一年夏六月不雨環郡之邑厥田髙者壟拆下者剛燥陂澤既竭原泉不通稼日就槁農民告病郡邑脩禱祀之禮籲天叩神或應或否而旱熯如故洎秋七月不雨農民告病益急從政者患之蘭溪距郡五十里其邑旱不為災踰邑而西又二十五里為香溪入其疆則其澤之竭者演而注其土之焦者淖而沃田間芃芃皆美稼也余為愕且喜問諸父老皆曰先是固旱矣

農告病矣賴吾司征之長吉安劉君思忠而免於歉乃六月己丑君率父老禱于里之偃王廟合百神而享之明日丙寅入蟠山禱于天津廟廟故有大神曰澤潤曰澤沛蓋司龍者也迎而致之及途而雨越三日戊辰又大雨猶未洽也七月癸酉君露跣道上禱之益虔明日甲戌神應之以雨越三日戊寅又大雨吾稼仰之以足靡不就實是則神之賜也君之貺也吾民戴之每食惧不尸而祝焉余聞而愈愕劉君非有民社者曷爲而及

是哉既而過友人之門陳如圭氏吴德璋氏皆曰誠如
父老言然不寧唯是往年禱雨脱我於藴隆之毒亦惟
君僂僂以將事吾懼無以報之則著為咏歌之辭而今
又重蒙德焉其感而應也灼有攸徵矣向使吾二人言
之人孰信之使吾鄉人言之雖信而未必深也今先生
辛辱臨兹土而寓目焉咨及下走走不敢隱懼余言不
足以侈君之晛不於先生圖之而孰圖之先生茍不鄙
吏得託諸文字庶其傳信矣乎余謝而退他日童良仲

至郡則具其事以請春秋讖不閔雨而著喜雨善其有
志於民也令郡邑猶古侯伯之國從政者孰不有志於
民寧風旱逆時雨凡禮之所當為者悉致力焉而猶莫
能致其所難必劉君一司征耳其職不過榷貨財督稅
課取諸商賈之類與郡邑有民社者異矣顧不忍農人
之無稼殫厥心而拯之天亦輒應之豈有他哉守宙分
事即吾分事昔江西陸子嘗有是言君固習聞之矣況
其近者一視同仁而無間可也天之仁愛吾民恒欲厚

其生不幸而丁斯之旱豈使之無孑遺哉故一夫致其格一鄉遂其育積誠之至則天心順成之矣余取鄉人之言論著君之美以見喜雨者能閔雨也不臨民而有志於民尤所善也比春秋之義是宜書之以告來者

開先寺觀瀑布記　王褘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劒香爐兩峰間爲尤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

曰水出山絶頂衝激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為水簾東出
香爐峰則為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日南至余約郡守
吕侯肩輿行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丈室未成邀坐
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却至龍潭石峽口田寺至亭可二
百步田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
峰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覩則二瀑下注匯為重潭潭水
出石峽乃為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望
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

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澀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托名岩石未久人不識也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為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邃溢積葉墜梗皆蕩滌去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人來取水潭中禱龍神輒有應至今常然回坐亭阯上

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為石所堙初寺僧作石霤接潭上引水至寺中給庖湢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公賦詩處也徑八九尺霤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霤以去而石霤廢亦十五六予命一公葺之一辭力弗贍也明年三月廿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約呂侯及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弼姬執中星子令葛俊德游焉北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溢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栗

不休頃焉諸君至見余獨坐又顔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澒洞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於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霤引水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余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泉一窪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殷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乃與

二僧携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為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樹底望鶴鳴諸峯髙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巖腰采薪人衣白大如栗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濺濺鳴塵慮俗想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眎余其所賦詩又出楞伽經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略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郡中

亂後無讀書人可與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絶余指筧中水謂曰比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余未起應扣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盍亟起觀之余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峯上諸峰紫靄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邪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間

爲余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於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即此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了巖和尚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爲刼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圖復其舊而適此大法陵遲有志未遂幸丈室茍完聊安餘息而已公尚丐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願耳余諾之未果爲也

游白鹿洞記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為余言往時荊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横茍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輒復止會行省荐檄郡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岐由東入棲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逥小嶺嶺有缺若闗門然入

關路循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列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有司令盡伐為御殿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廬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閒山鳥相呼鳴山谷虛𥪡韵悠揚恍類弦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

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真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為學給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嘗賜白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為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為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

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隳廢令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怪世之為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廢壞輒脩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爲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其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骫骳不自振不能以有為而聖人之道頽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弊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蓋重歎之也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八月余自京還九月以事行郡境二日泛左蠡揚瀾至都昌縣四日由都昌出彭蠡過瓢搖沙宿蘆潭五日至建昌州七日回至蘆潭北風作舟逆風不可行八日復至建昌九日舍舟取陸而還是日宿德安縣十日發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訪湯泉湯泉在路南距山趾不半里甃石為池者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四池水稍溫人往往入其中浴然皆作硫黃臭余舊聞凡湯泉下必有硫黃惟驪山者下乃是礬也礬毒石本草

云性熱入水水不氷蠶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為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人卧形相傳靖節醉即卧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為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熈三年也是歲劉裕實殺劉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為晉臣義不事二姓故託為之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

為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為此悻悻乎靖節既歸益放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南諸山即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旁居民多陶姓云是靖節後又數里為簡寂觀觀亦不存簡寂者陸脩靜謚慧遠法師之結白蓮社也同社者十八人陶靖節陸脩靜皆與焉遠公居東林在廬山北靖節脩靜嘗訪之東林之近有虎溪遠誓不過溪或過溪虎輒鳴及送二人不覺過虎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為三笑圖或曰

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脩靜歿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脩靜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脩靜纔十歳爾至宋元嘉末脩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餘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矣安取所謂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脩靜也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黄太史以此三人實之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有所述陳舜俞廬山記其說亦與太史同此其是非固未決者也又循山下西北

行未至郡治二十里為歸宗寺在金輪峯下山勢方凝
然忽石峯從山腰拔起如卓筆高與山齊峯頂有設利
塔俗呼為耶舍塔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設利八萬
四千散在人世龍宮皆貯以金瓶寶篋建塔藏焉東晉
時耶舍尊者自西域奉設利來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
建塔塔高若干尺範鐵為之外包以石峯峭峻鐵石重
人力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之俗故呼為耶舍塔耶舍
亦與遠公社嘗舉如意無言以示遠遠不悟即拂衣去

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兆則已此見矣耶舍之去還上紫霄峯紫霄又在金輪東也寺相傳為右軍故宅有池水色黑曰墨池羲之之所洗墨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蹟豈信然耶令臨川郡城東有墨池南豐曾氏為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於山水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信非耶宋元豐間真淨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周

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上黄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游甚力以故先生數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以儗虎溪其事為釋氏所傳世皆謂先生實傳聖賢千載不傳之統豈具有取於佛氏之徒而願從之游甚者又謂濂溪之學受於壽岩佛者此又厚誣吾先哲者也余以為不然大賢君子於其道既有得矣於其形迹未嘗以為累也況先生之髙致如光風霽月初無凝滯固奚必深辯之邪及淳熙中

應菴華禪師繼主歸宗朱夫子時為郡亦甞與之游華公葢臨濟正傳於大慧為適孫歸宗雖非巨刹以屢為名僧所居號天下歸宗今寺亦廢故基為樹所蒙蔽不可入予徘徊鸞溪上甚久日已暮遂復行數里宿開先寺明日乃還

游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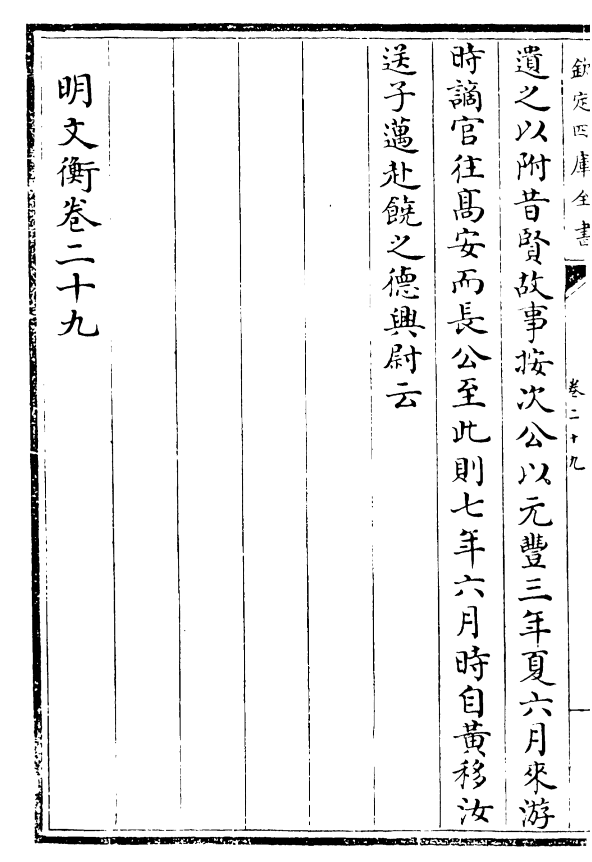
五老峯於廬山為西面即郡治北望峯如屏障蔽其後遵郡治北行二十里轉五老東入巖谷中棲賢寺在焉

余舊讀蘇次公棲賢寺僧堂記云棲賢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向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振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度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寺據其上游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于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又聞蘇長公云廬山奇勝處不可勝紀獨

開先漱玉亭棲賢三峽橋爲二勝棲賢寺於是廢已久殘僧數輩皆出居田間左蠡有僧曰惟賢頗通世間法余謀於府僚俾之住棲賢賢曰俟吾結屋山中完公當來游也七月望賢使來告曰屋幸完可游矣明日即偕呂侯曁葛君往時暑甚與夫晹屢從道傍石坎中掬水飲至谷口日阜午矣未至橋十許步石巖下覿陸羽泉乃至橋工從橋工俯視澗底亡慮百千尺或云以瓶貯水五升許從瓶筩中出水縷縷下注瓶竭水乃着澗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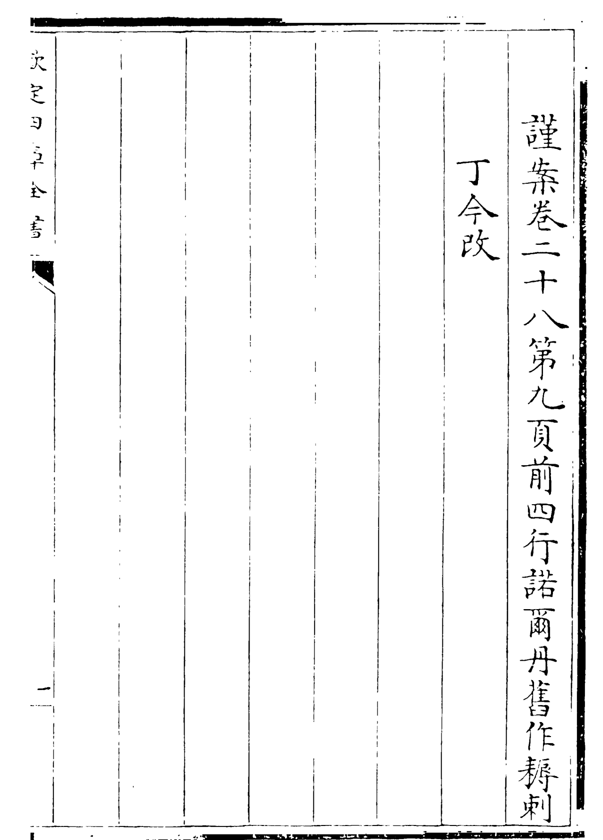
欲試之不果又云橋魯班造葢謂堅緻壯奇惟班乃能造耳非謂真造於班也距橋北十許丈有大石方整狀如棺横亘澗底相傳嘗有孽蛟從谷中出水怒湧勢將壞橋時主僧有道行叱神挽此石扼之蛟退橋得不壞過橋北轉行百許步澗水至是匯為深潭有龍蟄焉蘇長公詩所謂玉淵神龍近即指此也又相傳昔寺僧嘗浸甑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甑從洞庭湖上出甑上有樓賢字可驗故知此潭下通湖南也比其

言皆誑誕不足信已乃徑造賢公新屋下法堂故趾也至是五老峯乃巀然左出寺顧在峯後日方熾忽雲從谷中起俄頃雨已至有風南來雨復旋散日光穿雲斜照峯上巖谷石濕芒采相射究然金芙蓉也賢公留余宿約明日謁赤眼禪師塔塔距寺北行又十許里巖谷深絶處也棲賢寺實禪師所創道場余辭與葛令先歸而呂侯乃獨留賢請余重書蘇次公僧堂記余謝不善書又欲余和長公詩余謝不工詩則題游山歲月氏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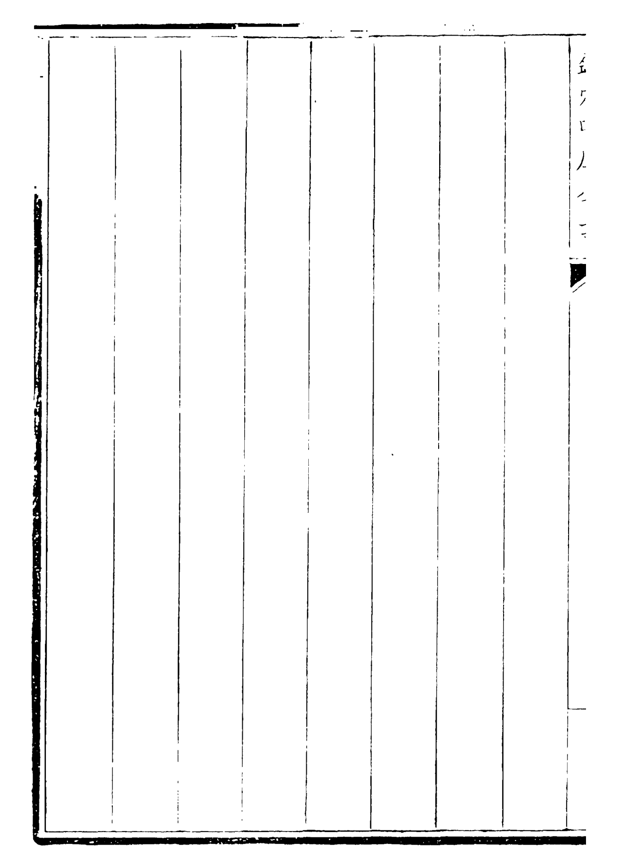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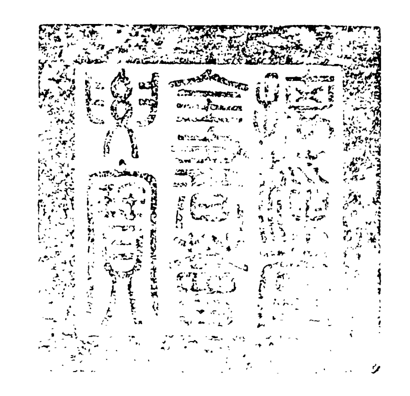
遺之以附昔賢故事按次公以元豐三年夏六月來游時謫官往髙安而長公至此則七年六月時自黄移汝送子邁赴饒之德興尉云

明文衡卷二十九



謹案卷二十八第九頁前四行諾爾丹舊作耨剌丁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王世臣
謄録監生臣王詔